

樵史演义

【清】
陆应旸
著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樵史演义》全面记叙明末天启、崇祯及南明弘光朝的历史,揭露了魏忠贤、崔呈秀、马士英、阮大铖这些阉党擅权误国的罪孽。小说所记国事,均于史有据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鲁迅绿林书屋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鲁迅(原名周樟寿,字豫山,后改豫才,学名周树人),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笔名除鲁迅外,尚有戛剑生、隋洛文、巴人、越客、孺牛、燕客、越丁、晓角等百余个。浙江绍兴人。

“绿林书屋”是鲁迅在北京时的居室。1918年缘月,鲁迅迁居北京阜成门内三条胡同15号。在宅后,鲁迅另搭了一间小房,用作书房兼卧室。因凸出于外,人戏称“老虎尾巴”。1919年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,得罪了“正人君子”们,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“现代评论派”的一些人,辱骂鲁迅为“学匪”。“学匪”的住处,当然是“强盗”的巢穴了。“强盗”,江湖上别称“绿林”。鲁迅遂针锋相对,把“老虎尾巴”称之为“绿林书屋”,既辛辣讽刺了“正人君子”,又反映了鲁迅支持学生斗争,反对旧礼教的决心。绿林书屋比正室简陋,平顶灰色,故又名“灰棚”。此屋虽简朴,但颇具匠心:首先是采光充足,开北窗,桌子在东壁下,上下午都可写作阅读。其次是便于眺望后园的景物《野草·秋夜》中写的: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,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”都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。鲁迅在绿林书屋中写了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及《华盖集续编》,创作了《野草》全部和《彷徨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。鲁迅在这里酝酿成立了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宗旨的“未名

社” ,积极支持和领导了“ 语丝社 ”的活动 ,主编了《莽原》和《国民新报》副刊 ,还接待了成百上千的来访青年。许广平也是在这里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现在 ,这所住宅已辟为北京鲁迅故居。

主要人物表

- 朱由校 即明熹宗，公元1628年即位，年号天启。公元1629年驾崩。
- 朱由检 即明思宗，公元1628年即位。年号崇祯。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自杀于煤山（今北京景山公园）。
- 朱由崧 明福王。明亡后，在南京被拥立为帝，年号弘光，不久即被清兵剿灭。
- 魏忠贤 公元 1586年—1626年。河北肃宁人。万历时入宫。明熹宗即位后，勾结熹宗乳母客氏，专权乱政，排斥异己，杀东林党人，党羽满朝，生祠遍于各地，谄媚者呼九千岁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被贬于凤阳，在途中自杀，后被磔尸。
- 阮大铖 公元 1587年—1646年。安徽怀宁人，字集之，号圆海、石巢、百子山樵。万历时中进士。明熹宗时任吏科都给事中，后依附魏忠贤。崇祯即位，被废斥十七年。南明福王立，与马士英同领朝政，官至尚书。清破金华时投降，旋又与马士英等密疏请唐王出关，由他做内应，事泄自杀。
- 客氏 明熹宗朱由校乳母。朱由校即位后，与魏忠贤勾结，祸乱朝政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被抄家，其知罪责深重自杀。
- 崔呈秀 ？—1626年。天津蓟县人。万历进士。公元1626年因贪污被革职议罪，乃见魏忠贤，求为养子，与魏相互勾结，陷害东林党人，成为阉党魁首，官至

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。崇祯即位后，下令将其革职逮治，他自缢而死。后被戮尸。

傅 櫬 魏党骨干之一，认魏忠贤为父。

顾秉谦 明熹宗时入阁。魏党骨干之一，让其子呼魏忠贤为爷。

魏广微 明熹宗时入阁。魏党骨干之一。

许显纯 魏党骨干之一，掌镇抚司，直接审理陷害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袁化中、顾大章等人。用酷刑将上述 远人折磨致死。

田尔耕 魏忠贤爪牙。掌管锦衣卫。

熊廷弼 公元 1624 年—1625 年。湖北武昌人，字飞百。万历进士。1624 年任辽东经略，他坚持抵抗满族的进攻，整肃军令，使后金军不敢进攻。明熹宗时，魏忠贤专权，他被排挤去职。1626 年，辽沈失守，他再任经略，而实权落入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中，王化贞不听调度，轻敌溃败。他同退入关，后被魏忠贤冤杀。

叶向高 公元 1624 年—1625 年。福建福清人，字进卿。万历进士。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 年）任礼部尚书，东阁大学士，四十二年辞职。天启元年（1621 年）再任首辅。屡与魏忠贤抗争，被阉党指为东林党魁。

杨 涟 公元 1624 年—1625 年。湖北应山人。字文孺，号大洪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天启四年（1624 年）官至左副都御史，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。次年，被诬陷下狱，在狱中被折磨至死。

- 左光斗 明熹宗元年—明思宗元年。安徽安庆人。字遗直，号浮丘，万历进士。天启四年（明熹宗元年）任左金都御史。杨涟弹劾魏忠贤，他参与其事，又亲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。次年，与杨涟同被诬陷，死于狱中。
- 魏大中 浙江嘉兴人。万历进士。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。因不肯依附魏忠贤，且与杨涟、左光斗等人来往密切，被魏党诬陷，明思宗元年死于狱中。
- 孙承宗 明熹宗元年—明思宗元年。河北保定高阳人。字稚绳。万历进士。天启二年（明熹宗元年）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。后被魏党排挤去职。崇祯二年被起用，在清军攻破高阳时自杀。
- 李自成 公元 明熹宗元年—明思宗元年。陕西米脂县人。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，本名鸿基。崇祯二年（明思宗元年）起义。明思宗元年正月，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，年号永昌。不久攻克北京，推翻明王朝。但在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合进攻下，兵败退出北京。明思宗元年，在湖北罗公山病死。
- 张献忠 公元 明熹宗元年—明思宗元年。陕西延安人，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。明思宗元年在米脂参加起义军。转战于豫、陕、鄂、皖等地，与李自成部相呼应。明思宗元年取四川，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，年号大顺。明思宗元年，在抗清中，于西充凤凰山中箭牺牲。
- 牛金星 河南卢氏人。明思宗元年参加李自成部农民起义军，是李自成主要谋士。明思宗元年，大顺政权建立后，被封为天祐殿大学士。入北京后以宰相自居，倾轧弄权。谗杀李岩，后降清。

- 刘宗敏 李自成手下大将。陕西蓝田人。他骁勇善战，任权将军。元源年，引军从山西入河北，与李自成会师，攻克北京，推翻明朝，封汝侯，凡文官均受其节制。后骄傲自满，兵败撤退时，被清兵杀害。
- 宋献策 河南永城县人，术士。由牛金星推荐做了李自成军师。
- 李 岩 河南杞县人，举人出身。李自成手下谋士、大将。后被牛金星谗杀。
- 李 过 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，李自成侄儿。
- 吴三桂 公元 元固年—元愿年。江苏高邮人。明末任辽东总兵，封平西伯，驻防山海关。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后，他引清军入关，受封平西王。后镇守云南，手握重兵，形成割据势力。元恭年举兵叛乱，自称周王。元愿年在湖南衡阳称帝，不久病死。
- 马士英 约公元 元崇年—元源年。贵州贵阳人，别字瑶草。万历进士。崇祯末任凤阳总督。李自成推翻明朝后，他利用江北四总兵实力，拥立福王于南京。任东阁大学士，进太保，专国政，起用阉党阮大铖，排斥异己，后被清军俘杀。
- 史可法 公元 元崇年—元源年。河南开封人，字宪之，号道邻。崇祯进士。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。明朝灭亡后，他在南京拥立福王，加大学士，称史阁部。因受马士英等排挤，让他到扬州督师。他与扬州军民共同抗清，兵败后不屈被杀。
- 范景文 崇祯初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河南巡抚。率兵勤王，曾在北京大破清兵，升任兵部左侍郎。后丁

忧去职，李自成攻破京师时自杀。

杨嗣昌 公元 1598 年—1626 年，湖南常德人，字文弱。万历进士。崇祯十年（1627 年）任兵部尚书，对清兵入侵，他一意主和，不准诸将出战，贻误军机，致统帅卢象昇阵亡。在督师镇压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时，起义军攻破洛阳、襄阳，杀福王、襄王，他惧罪自杀。

熊文灿 ？—1626 年。四川叙永人。万历进士。崇祯时初任右佥都御史、兵部右侍郎等职。崇祯十年（1627 年）以兵部尚书总理陕西、河南、湖广等省军务，督师镇压张献忠起义军，曾招抚张献忠。1628 年，张献忠再起兵，他被下狱，次年被杀。

左良玉 公元 1583 年—1626 年。山东临清人，字昆山。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。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时，扩大部队，升为大帅，驻武昌。南明弘光政权成立，马士英等执政，与东林党人互相倾轧。他袒护东林党人。于弘光元年（1626 年）以清君侧为名，进军南京，讨伐马士英，中途病死。

樵史序

樵子日存山中，量晴较雨，或亦负薪行歌。每每晴则故人相过，携酒相慰劳；雨则闭门却扫，昂首看天。一切世情之厚薄，人事之得丧，仕路之升沉，非樵子之所敢知，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。然樵子颇识字，闲则取《颂天胪笔》、《酌中志略》、《寇营经略》、《甲申纪事》等书，销其岁月。或悄焉以悲，或戚焉以哀，或勃焉以忠，或抚焉以惜，竟失其喜乐之两情。久而樵之以成野史。不樵草樵木而樵书史，因负之以售于爨者。放声行歌，歌曰：

山迢兮萧萧，山风兮刁刁。望旧都兮迢迢，思贤人兮焦焦。舟子兮招招，须友兮聊聊。心旌动兮摇摇，樵斧荒兮翘翘。醉起兮朝朝，醉眠兮宵宵。好鸟兮鸣条，好花兮未凋。容与兮逍遥，聊且兮为此中之老樵。吁嗟乎，山中之老樵！

花朝樵子自序

第一回 幼君初政望太平 奸珰密谋通奉圣

丝屏稳住莺娇语，荷翻狼藉珠儿雨。砌草逼愁长，花归竹放香。芳池斜照独，妒杀双鸳浴。天外鹭鸶飞，风中健翮低。

《菩萨蛮》

藕花叶烂蕊香歇，落赋归兮何处归？
锦囊蹇用亦得意，桐隐何言严子矶。
旧径石楼迷不见，藤萝无恙云褰衣。
笛中仿佛梅花发，剪出商声片片飞。
结夏空岩曷称快，檐花溪鸟两依依。
杖接良朋樽贮酒，那得举网鲈鱼肥。
逃毫磨墨谱轶事，得着如狂失如饥。
樵夫野史无屈笔，侃然何逊刘知几。

自古国家治乱兴亡，虽是天命循环，若一味靠天过日子，尧舜枉了做圣主，桀纣落得做暴君；尧舜时的臣宰枉了做忠良，桀纣时的臣宰落得做权佞。可也是，有了好君，用了贤臣，自然天下太平；有了庸君，用了奸臣，自然天下判乱。到了判乱的时节，百姓个个困穷，盗贼那得不生发？海内人人恶乱，地方那得不骚扰？把一统山河渐渐都弄坏了。就有英君出世，未免过于诛戮，轻于变更，那里还挽回得来，支撑得住？

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，永乐皇帝迁都北京，四海

宾服，五方熙皞，真个是极乐世界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皋夔。传至万历，不要说别的好处，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，那一件不贱。假如数口之家，每日大鱼大肉，所费不过二三钱，这是极算丰富的了。还有那小户人家，肩挑步担的，每日赚得二三十文，就可过得一日了。到晚还要吃些酒，醉醺醺说笑话，唱吴歌，听说书，冬天烘火夏乘凉，百般顽耍。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，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。皇帝不常常坐朝，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，也不震怒。人都说神宗皇帝，真是个尧舜了。一时贤相如张居正，去位后有申时行、王锡爵，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，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，坐镇太平。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，好不感叹思慕。

泰昌也是圣君，登极不久，就宾天了。这就是劫数将到，国家的大不幸了。一时京师的人都说是郑贵妃希图把泰昌弄倒了，要她儿子福王嗣位伏案，故此先进美色，弄出皇帝病来。又有奸医崔文升、李可灼，未必是郑贵妃买嘱他来，或者借此结纳福藩，希图荣贵。连投劫药，一旦薨逝。

九月初六日，天启即皇帝位。时年十六岁，英姿渐露，情窦初开。朝里也有忠良，也有奸佞。那时张差一案已过，红丸、移宫两案尚未十分发觉。天下仰望太平，百官各安职掌。给事中惠世扬在登极的第三日就上一本，劾奏方阁老妨贤病国，破坏封疆等事。又道他谄事郑贵妃，交给太监刘逊、李进忠，助选侍占住乾清宫，党护崔文升，赏赉李可灼，其罪不可胜诛。天启批本，虽不曾把方阁老削职，却也慰勉世扬，不肯阻塞言路。这时节常随的太监魏忠贤，虽在宫里掌司礼监，还有好太监王安，次相又是不阿附的。故此

头一个本，京师都道：“好了，皇帝是个纳言的了。”从此上本的不只一人，不只一事。

十二月初旬，有御史方震孺上一本，说三朝的事体道：“设差而癡人也，然不癡于他所，而癡于元子之宫，先帝之宫且在五步之内。”又道：“使乾清而久居选侍，则至尊当避处于何地？使贵妃而久处慈宁，则孝端且怨恫于无栖。曾提宫闱之线索，岂尽虚空？兼以佳冶之薰蒸，惨于挺刃。”又道：“朝夕周旋若惟二三内臣，噱笑易轻，窥伺可虑。窃意旨而尝巧，负太阿而不觉。近以中旨之屡宣，恐滋斜封之隐祸。今日所最急者，莫如宫闱。一有主持，则乘间进御者，既有所畏而不敢前；非分矫窃者，亦有所防闲而不敢肆。转于桃夭为期已近，当事者宜惟日不足早完大典。”

你道方震孺为何说这话？只为魏进忠已经赐名忠贤，渐渐进用。即将司礼监好太监王安，瞒着皇帝，杀于海子里。只说奉旨。若皇帝不问罢了，问起只说病故。天启大婚未成，情窦大破，被乳母客氏——还只得三十余岁，美丽妖妍，污了圣体。天启爱她，百培宫城，封他为奉圣夫人，凭她出入宫禁。外边都晓得这事，没一个不惊骇了。然虽魏、客弄权，尚未里通外连，收拾朝贵，以为党援。方御史本虽厉害，天启还只发在内阁去票。阁老韩爌是个好官，刘一燝又是尽心为主的，因此票得好了，天启在本上批道：“这本说三朝事，朕心靡宁。所请鉴往察来，知道了。”

都给事中杨涟又上一本，尽述移宫始末。天启批道：“杨涟志安社稷，当日竭力忿争，忠直可嘉。”命昭示中外，以释群疑。不多几日把阁老方从哲，准他闲住了。朝廷新政，亦有可观。只是魏忠贤渐有恃强专权的光景，朝里官

员，如阮大铖、杨维垣、傅櫬、倪文焕一班儿希图荣擢的，摩拳擦掌，何止几千人。正人君子，也有在朝班的，也有在南京的，未免有防微杜渐的意思。杨涟又上一本乞归，他道：

臣妄言宫掖，祸当不测。乃蒙先帝特赐宣召，一介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弥留之日，千载夸其殊遇，乃因备述移宫始末。蒙皇上有“忠直可嘉”之褒，微臣于此大有不安者。垂帘之秘事未闻，入井之烦言喷起，不得不洗涤一番。乃臣发扬主德之苦心，反为夸诩臣节之左券，臣之不安一也。当时诸大臣共有防微虑隐之意，首请御殿受嵩呼者尚书嘉谟，而捧皇上之左右者惟贤、一燝也。臣以愤争之故，独受忠直之名，臣之不安二也。宫禁自就肃清，社稷有何机隍，而圣谕以志安社稷为言，臣之不安三也。臣以穷蹇肮脏之人，而际二圣知遇，书生之福力，至此极矣。知止可以风顽钝，能退可以省议论。乞浩荡之恩，放臣同山农野老共咏尧天舜日，岂不休哉。臣赍本赴文华殿门叩头毕，移出城外候旨。

这本一进，天启不发阁票，竟听回籍，朝里也就有些疑惑了。

其时为边事纷纭，经略袁应泰，尽反旧经略熊廷弼之严，只以宽收人誉。信任贺世贤，悬招抚之令，来投即纳。诸将童仲揆、尤世功等往谏，只是不从。三月失了沈阳。尤世功没于乱军中了。陈策、童仲揆分营扎浑河南。贺世贤突至，策开营迎纳，遂为所杀。仲揆奋勇溃围，请援于袁应泰。那袁应泰书生见识，道：“不必又添陷一支人马。”辽阳遂相继陷没。袁应泰与巡按张铨、守道何廷魁共坐城东楼，

张铨对应泰道：“坐汝尸，居游魂，致我无成事而死。”应泰道：“公无阍外责，尚可退守河西。泰不才，当死于此。”铨下城，应泰举火自焚。廷魁回到衙里，赶一女二妾入井，然后自己也投井死了。张铨也被执斩于城外。几日间，金、复、海、盖州卫一齐陷没，朝廷震恐。天启谕吏部道：“熊廷弼守辽一载，未有大失。换过袁应泰，一败涂地。当时倡议何人，将祖宗百战封疆，袖手送彼。若不严核，何以儆后？着该部速查具奏。”朝议纷纷都没主意。

五月天启成婚，立张氏为皇后，王氏为良妃，段氏为纯妃。只为大婚事，匆匆又忙了月余。阁老韩爌、少詹事徐光启等，奏请赠恤辽阳死事诸臣。天启准奏，赠张铨大理寺卿，尤世功、陈策少保，各赐谥荫；指挥佥事崔儒秀、何廷魁各光禄寺卿，荫锦衣卫百户；童仲揆都督同知，吴文杰、周敦吉、戚金、邓起龙、秦邦屏五人都督佥事。死节忠魂，略得表扬一番。有诗为证：

朔北灯火昼不分，从戎壮士气干云。

忽惊戎马频相斗，俄见经臣只自焚。

战将操戈甘白刃，孤军御甲泣青雯。

可怜入井红颜尽，还是家乡水是坟。

且说奉圣夫人客氏，见天启有了皇后，又有了妃子，当撒娇撒痴道：“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！”天启没奈何，今日赏银币，明日赏田庄，越加恩待他了。客氏在宫里还不十分放肆，一出宫门到了家里，他那里看丈夫侯巴儿在眼里，凭他寻少年美貌的姿意取乐。出入用大轿八个人抬着，四五道开棍，远远的喝道下来。那骑骡的下来，狗攘的好打呀。势焰滔天，人人害怕。触动了两个给事中，一个朱钦相，一个倪

思辉，各上一本，说他不该出入宫禁，藐视国母。天启怕客氏发怒，把朱、倪两个给事中，降的降，调的调。触动了个有风厉江西道御史王心一，上一本去救朱、倪二人。本上道：

臣尝读汉史，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，与皇后同席坐。中郎将袁盎，引却慎夫人坐。帝怒，夫人亦怒，盎以尊卑有序对。帝悦，以语慎夫人，为赏五十金。夫妃匹之际，宫禁之严，盎以小臣，愍直乃尔。文帝不惟容之，而且赏之，亦谓其心，主于爱君，原非有他。不如是，则人主之过失，无由上闻也。况我皇上擅天纵之圣，具尧舜之资，何有于汉文。近者科臣倪思辉、朱钦相，疏论奉圣夫人客氏，其心不过谓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，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，宫禁之防闲不可不肃。尚不至如汉臣犯妃匹之嫌，有却坐之愆也。不意有干圣怒，罪以沽名，遽加降调。臣恐圣主有纳谏之资，佞臣进拒谏之计，则言者危，而天下亦与俱危，臣是以不能已于言也。夫言官亦何名之有，言者多，适以表我之能虑；听者直，适以表我之能容。颂大舜曰舍己从人，颂成汤曰改过不吝，盖惟此显名。皇上能有之，皇上不自有，而以其名予臣，于是世始得指而称之曰，此皇上之逐臣，曾以谏诤蒙谴者也。而言者之心愈苦矣。昔唐高宗欲立武氏为后，群臣苦谏，李勣独曰“此陛下家事，何必更问外人。”遂至流祸唐室。大约佞臣之言，往往类此。两科臣者，忧深虑远，其言不无过激，然正其家事视国，忠于皇上之职分也。伏愿谅其朴诚，俾还原官，行其所言。凡有章奏，更祈披览之时，圣意三思，天下

幸甚。

天启看了这本，勃然大怒。也不发票，竟批道：“屡谕不许渎扰，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！且本内引用前代故事，悖谬不伦，好生狂妄。本当重处，姑从轻降三级，调外任用。该部知道。”从此客氏的威权，越加赫奕。魏忠贤二三心腹，撺掇他交结了客氏，里通外连，方才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中了。

趁客氏冬至节届，暂时出宫休息。魏忠贤邀请到他私宅，备了酒席，足足费五百两银子。盛东西的器皿，或金或银，金壶上用貌儿眼镶嵌。其他肴饌果品，真是山珍海错，无所不备。客氏到厅上，下了轿。魏忠贤迎着，呵呵笑道：“今日要与客奶奶结拜个姊妹。倘蒙不弃，咱死也是香的了。”客氏娇娇滴滴做出妖模样来，笑道：“老公公肯做咱的亲哥哥，只怕你妹妹没这造化。”待茶已毕，斟酒入席，不用戏子，只吹手大吹大擂，上下两席吃酒。上吃了六十样大嘎饭，魏忠贤吩咐换席在暖房里去。不由分说，推推让让，到里面暖房来。

只见地下铺的都是貂鼠皮，里面黑漆漆，却有光明烛四枝引进，便如外面一般明亮了。说不尽铺设的豪富，只这伏事的四个标致的童子，果是天下无双，人间第一的了。客氏举目一看，但见：

冶艳绝俗，奇丽不常。鲜唇写朱，真眉学月。神清骨媚，气柔色靡。服烂而朝霞剪红，妆侈而瑞玉超彩。有光有艳，疑似掷果之潘安；如合如离，恍若看杀之卫玠。流盼光溢，隐明灯而不前；动袂芳芬，响钩帘而未起。纵教客氏心膏火，肯使童身等逝波。

客氏见了四童，真正一个赛一个。问老公道：“这是那里来的美人？”魏忠贤笑道：“特为客奶奶，已寻下了好些时了。想咱只为年少时节，干了这营生——没鸡巴的人，谁要他。为奶奶寻下这四个孩子，都十七岁了。今夜留奶奶在咱家草榻，先等这孩子们伏事过了，明日带他们回去，留着慢慢的受用。才见你哥哥一点敬心。咱晓得你家侯爷，也不敢吃奶奶的醋。”客氏笑道：“既送与咱，怕没有日子用他？今夜在老公公这里住，自然陪老公公睡，不消假意儿推辞了。”魏忠贤道：“奶奶陪过上位的，咱怎敢亲近？”你一言我一语，说了些风流话。又吃了几巡酒，魏忠贤公然搂着客氏睡了。那四个童子，和伏事的一二十小内官，谁人不知，那个不晓。他两个全然不怕。

从此以后，魏忠贤在宫里，客氏便出来几日；客氏在宫里，魏忠贤便出来几日。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要升就升，要降就降，只消通了魏忠贤，就有了客氏帮衬；或者通了客氏，就有魏忠贤主张。一个天启皇帝，竟是他一男一女做了。后来害了无数忠良，生出许多灾异，上天震怒，万姓遭殃，流寇猖獗，封疆失守，那一件不是他们的贻祸。有诗为证：

闲披前代事如烟，奸佞忠良岂漫然。

提笔谱来惭信史，且从珥祸入编年。